

世界日報

THE WORLD
Morning Post

張大兩日每

(張一報費世界送附日期星每)

號九十九百七第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電報掛號三九五四

報 價		附 註	
零售	每份五分	本埠	每月一元二角
本埠	每月一元二角	外埠	每月一元五角
外埠	每月一元五角	廣告	另議

目 價 告 廣	
第一版	每行二十五字每日大洋七角
第二版	每行二十五字每日大洋六角
第三版	每行二十五字每日大洋五角
第四版	每行二十五字每日大洋四角
第五版	每行二十五字每日大洋三角

北京中國大學啟事

本校前經教育部核准立案，現已正式開學。凡本校學生，應於九月一日前到校註冊。如有遲到者，恕不發給學費。特此啟事。

北京直隸省銀行廣告

本行辦理各項銀行業務，包括存款、放款、匯兌等。本行信譽昭著，手續簡便，利息優厚。歡迎各界光臨。

中南銀行廣告

本行辦理各項銀行業務，包括存款、放款、匯兌等。本行信譽昭著，手續簡便，利息優厚。歡迎各界光臨。

眼科重明丸

專治眼疾，功效神速。凡患眼疾者，服此丸後，立見奇效。本藥由名醫研製，藥性溫和，無副作用。

世界日報副刊

內容豐富，涵蓋文學、藝術、科學等多個領域。歡迎訂閱。

卷數	期數	價格
第一卷	第一期	大洋二角
第二卷	第一期	大洋二角
第三卷	第一期	大洋二角

故宮博物院開放通告

本院為推廣文化，特於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開放。歡迎各界人士參觀。如有需要，請向本院索取門票。

北京電話局要聞廣告

本局為方便用戶，特將各項電話業務公告如下。如有需要，請向本局洽詢。

北京日華同仁醫院

本院設有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等。設備完善，醫術精湛。歡迎患者前來就診。

謝良醫同症諸君注意

本院專治各種疑難雜症，藥到病除。凡患此症者，請速來本院就診。

鹽業銀行廣告

本行辦理各項銀行業務，包括存款、放款、匯兌等。本行信譽昭著，手續簡便，利息優厚。歡迎各界光臨。

理格洋行

本行經銷各國名產，包括食品、飲料、化妝品等。品質優良，價格公道。歡迎選購。



色特之景佈

此片中大獨裁者... 佈景之特色... 凡欲觀此片者...



記... 本... 又... 可... 忘... 却...



演晚(六)四三第... 常照價銀(角)...

子... 票價... 二角... 一角...

演起(日)第... 著傳上海大三第...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軍在合肥六安一帶佈防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張宗昌赴合肥督戰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唐生智軍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刻在廣水附近集中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英兵又在漢刺傷工人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方振武部開赴觀音堂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馮軍軍事情形及軍事計畫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奉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擬請吳佩孚合禦馮軍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寇英傑昨抵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褚玉璞昨赴津

單雙疝氣丸

肝腎爲藏氣之門主守邪藏精納氣
若綠色慾過度則寒氣下注腎子
如冰凝刺寒久而即成疝氣亦有
由淋而得者此丸專治各種疝氣單
雙疝氣服此丸能舒肝緩氣止痛祛
理腎濕可稱疝氣之良藥每料十五付大洋三元

此丸係本堂博奇選稀世之藥品
良丸

耳底八寶油

一癩瘋丸

此藥治男女耳內清熱無毒乃奇世奇
底耳痛耳聾等症用此油無不立見
功效每日三次有膿者用紙捻
蘸藥大洋三角

此藥分爲五種皆由氣痰食火風爲
患痛癢流淚口吐白沫手足攣攣不
能開口吐沫才覺痛癢即擦此藥不
症無不立見

者一瓶重者兩瓶除根永無耳病之虞

科 產

張

前門電話南分一第
專治下淋片白尿赤刺小便包痛內生疳積

體虛虧弱 專治
年六十以上

科全 專治楊梅入骨手癱瘓走足不穩能行動紅腫

藥水 無論男女輕重濕熱瀉方百病

痔瘡 專治男婦老少患內外痔不論遠年新起痛癢生血

子猴 此膏專治各樣猴在無倫壽年何處尋年累月不好亦有妨礙大者服子

陽陰 一治肺經虛勞傷風咳嗽吐痰吐血氣短哮喘一治腹內寒氣心口疼肚脹疼流紅白痢疾

止立 此藥專治眼牙痛一擦即愈吃丸分

牙柳 此藥專治牙痛一擦即愈

園藝

五期星日三

嬌鸞綺

龍美 坡家武

芳麗程 芬

節義孝 坡

塔實祭 坡

本五期新

本大三

劇新話

本全演

劇本胞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清貞又一村

世界瑣聞

油漆工人要求各會頭加價

▲結果每工加洋一角五分... 昨昨並
假齊外東嶺演戲誌慶

家庭改進運動

▲北京基督教青年會... 自成立以來...

李垣姑香求雨

▲因天氣亢旱... 地壇祈雨

典妻子當妓女

▲又娶一妻... 典妻子當妓女

秘密賣淫窟

▲賣淫人帶往憲兵司... 秘密賣淫窟

林波賈

▲就回國... 林波賈

抄了兩起烟案

▲客棧... 抄了兩起烟案

京級鐵路局長司工警案

▲有魚電發出... 京級鐵路局長司工警案

總商會工廠籌備會

▲到會者二十多人... 總商會工廠籌備會



明珠

長庚年以後，聲名之大，遠勝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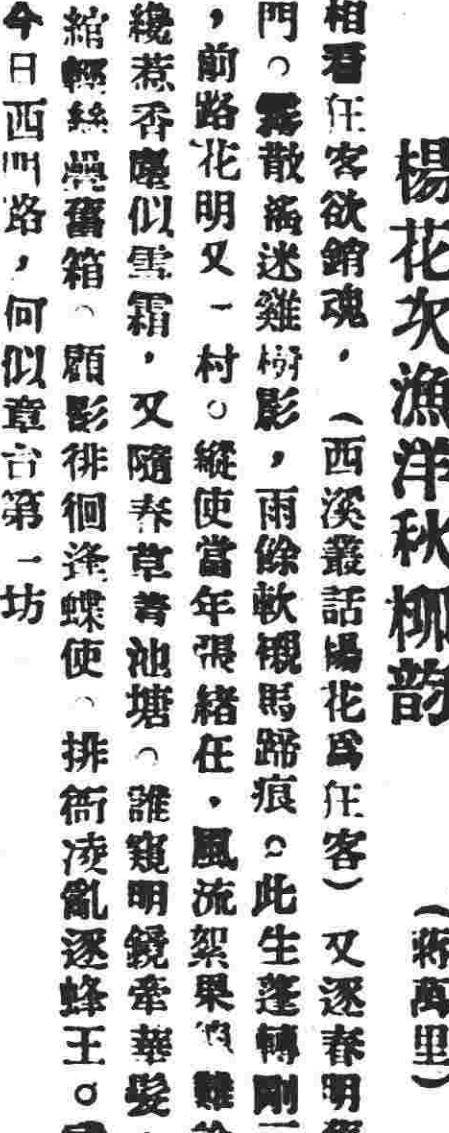
楊花次漁洋秋柳韻

相若任客欲銷魂，西溪最憶楊花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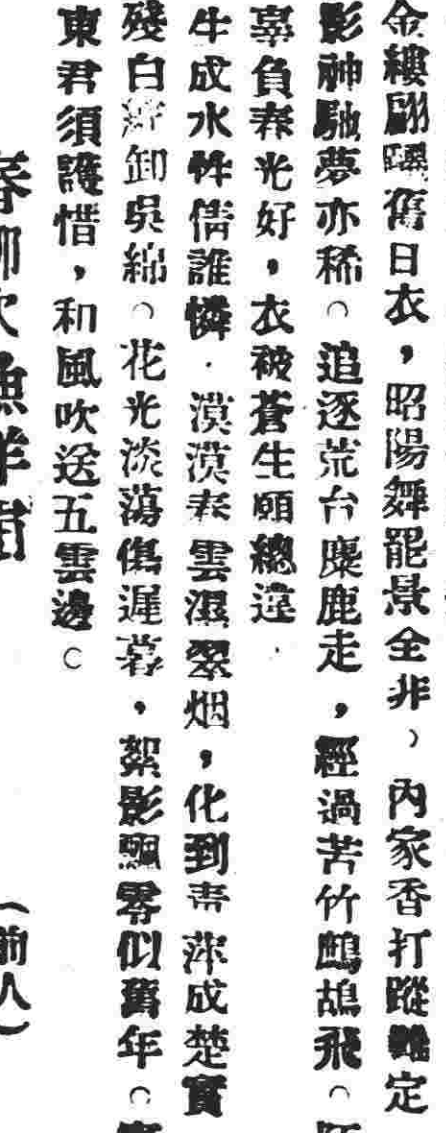
春柳次漁洋韻

上林影事最銷魂，春日長楊不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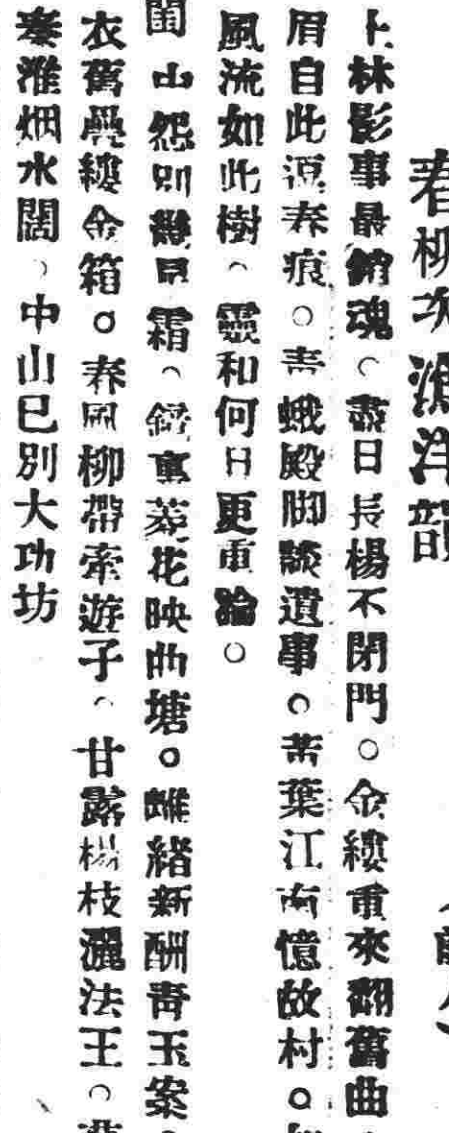
大老板外傳

前清嘉慶，各有所長，聲名之盛，遠勝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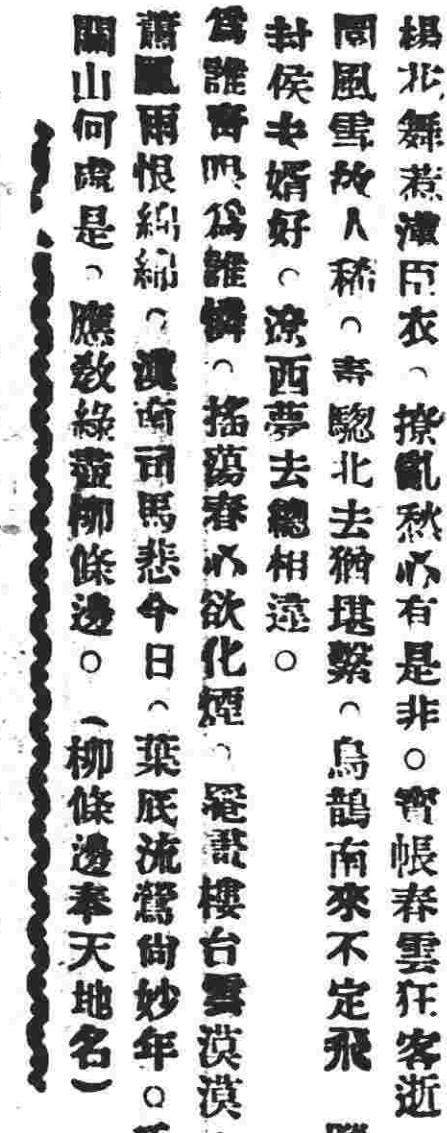
留痕記

買波林博演，是很注重小事物的...



金粉世家

長篇小說 第三回 清歌何處飛花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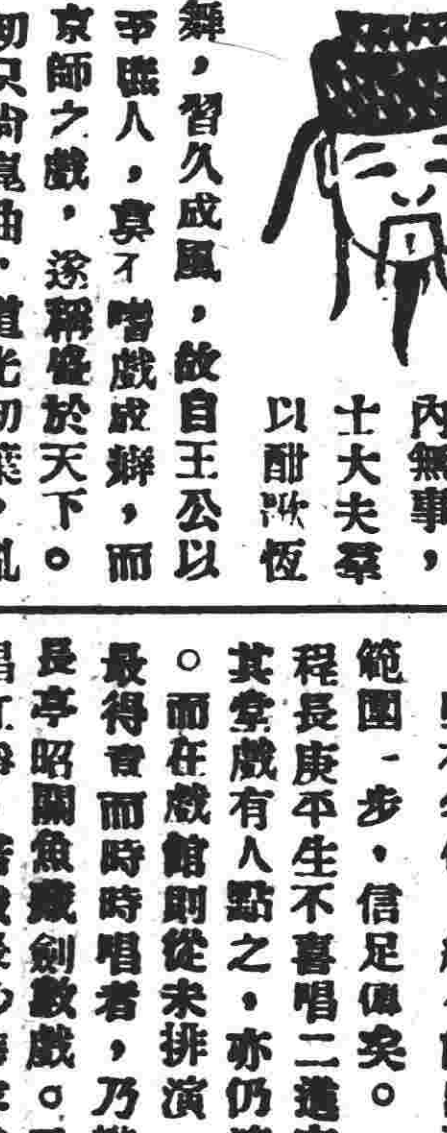
小說叢談

說書傳小說，是中國文學中，最有趣味...



留痕記

買波林博演，是很注重小事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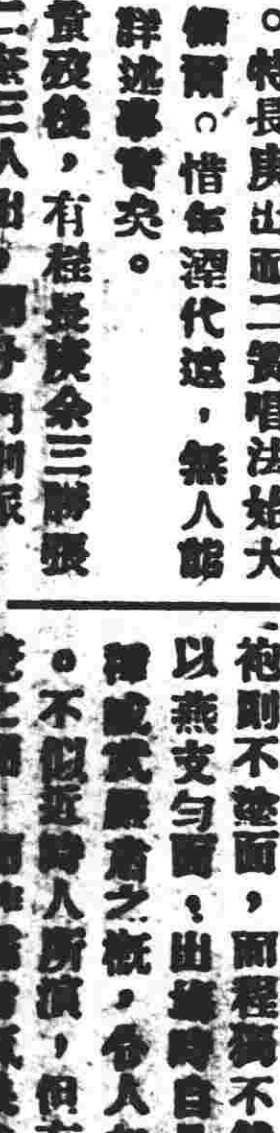
留痕記

買波林博演，是很注重小事物的...



留痕記

買波林博演，是很注重小事物的...



留痕記

買波林博演，是很注重小事物的...



《五之刊週報日界世》
《號四十圖圖黃口市燈方北社須無》
《日三十月五年六十國民華中》
《期六第》

現代劇中的貧與富

(續) 焦菊隱

上篇講完貧人在現代法律下的倒運；現在我們再看一看到富人的倒運。人若是有錢，彷彿就有道德，彷彿就是仁人君子，若是沒有錢，便都是罪惡。像北京中央電影院，花錢多坐樓上才能男女同坐，花錢少的便得守一男一女受不親的明訓。所以現在的世界，是窮人倒運的世界。窮人，即是好人，也時時被說成是罪惡。做一良好警察機關發財。而自法律上言，有了罪，便得找罪人，找着了罪人，不管他是真有罪

否，就算是「了結」一樁公案，所以有一般自私利己的人，為求自己的地位升高，不惜犧牲窮人，現在這種法律制度是否應剷除呢？

法國劇作家Brieux的「紅袍」(Le Rouge) 便是攻擊這一點的。在Mauillon地方，一個八十七歲的老頭兒被殺在床上，因為頭一天下雨，有人腳印留在泥上，但凶手至終未找到。此地比較偏僻，特別負責本區檢察官Varenet的無能，甚至罵他為Bribé。Varenet本來很窮，又沒有高親貴友在政界裏，所以他眼裏看一個一個不如他的人，都高升了，他依舊是個三等檢察官所穿的

現代劇中的貧與富
焦菊隱
碎影
梁鏡武
忘記了的清明
徐霞村
渴慕的玫瑰
劉夢華

知事要敷衍面子，便隨便捕人，律師只是為要上升，才肯出力，都非深刻。到以後，那被殺的人母親因為一個開工廠的人，在他兒子入獄時，把他工廠中洗入河中，這被殺的性口都毒死，去找因恨恨的La Bonzille去，請他幫忙打官司，他勸她說：「公理」本身是隨便可以得到的，但是取得公理的方法却不是隨便可以得到的。你的花錢，你的請人……如果沒有錢沒有勢，你怎麼能……我們很知道，法律只是保護富人的。中國有句俗話，說「一死不死不告狀」，可見法律對窮人有何等的殘暴了！

這劇的結尾是：Echeperre的妻子把她的丈夫的Mouzon就死了，她臨死喊說：「For me I am not learned: I have not studied the law as you have out of books and perhaps for not that very reason I know what is just and what is not……」

現在我們要談到慈善事業方面。造成種種不平等，可憐的現狀的社會之根本制度，不打破則無論用什麼方法來補救，也是無濟於事的。富人們以大宗資本，吸收窮人的血汗，幾乎每個窮人都無法維持生活；可是富

人却拿了一點點金錢周濟窮人，名之曰慈善。這種虛假的行徑，根本就應打破。況且，世上還有一般慈善家而中飽的人呢。

關於這一方面的戲劇，可拿來作代表的有Brieux的「慈善家」(Les Bienfaiteurs)，裏面大概是說：一個工廠主人，一對夫婦都極其慈善，他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專司其事。到處找有錢的朋友，幫忙捐款，可是這委員會中出了毛病，各人意見不合，一般忙忙作事的人，也都從中作梗，於是有些慈善家所得的比真窮而無業的人還多。以後又雇了一個以行慈善事業為職業的人來辦這事，工廠的工人因為有一個被革職，窮苦不堪，便大鬧起來。這工廠主方了解真正慈善與慈善事業的分別在那裏，把那委員會解散。不過在這劇中，Brieux的主義，是：行慈善事業者應具一番真愛人的心，而非只把金錢散出去而已。我的意思使如此，我以為慈善事業是根本不徹底。吸吮了人家的十分血汗，再還給人家一二釐，已屬不公，為什麼還名之曰慈善？

此外還有高爾斯華梭一劇「受騙的便子」(The Pigeon)，描寫慈善事業的失敗。有個善心的慈善家叫Welter，他令一羣流浪兒負擔義務，他的女兒Ann勸他不聽

。她就請了三位專門以行慈善為職業的人來辦事，想藉這三個人的行為，以諷刺他父親。自然，他們是失敗了，可是到了這還是藝術家他自己親自施濟窮人，倒比這三個人多。

高爾斯華梭這劇描寫得非常之好，他的意思也總歸是使慈善家自周濟窮人，別使流氓們從中漁利。本來這種情形，到處皆是。此外還有蕭伯納的一齣戲，更描寫得深刻。他說現在有許多慈善機關，它的經費，正是從它所反對的地方得來的，所以間接的，這種慈善機關，就是大奸大惡的屏障，助紂為虐的組織。蕭伯納這劇戲名「Major Barbara」，Barbara是個女孩子，他父親開火藥工廠。他因為反對他父親這種不人道的舉動，和他脫離關係，加入救世軍中作事，以實行他的理想，那知道這救世軍中都是些偽君子。所以他遇個人叫Bill Walker的，他用極其誠懇的態度勸他，他想給錢來贖自己的罪，但她說：我所要的是你的靈魂，而不是你的錢，救世軍是不能拿錢買過來的。

可巧救世軍捐一筆大款，捐五千元，不過附個條件，就是說，必得還有一人再捐五千他才捐。這時，Barbara的父親，只得拿

地說他可以拿錢把全救世軍都買過來，他就捐了五千元。他女兒非常反對，說他父親就是拿錢來買名譽。可是大家都恭維他為善人。

自然總是在這救世軍中久留的，就和她的丈夫一同退出。

蕭伯納，這戲裏有一點地方，描寫得非常沈痛，就是，她們去參觀她父親的工廠去，裏面設備非常之好，有學校，有醫院，有圖書館，還有一個工人禮拜堂。她父親請她未婚夫為此工廠的經理，她又抱一團大希望，但她們至終是失敗的。

蕭氏注意的一點，即與我的意思相近，因為許多慈善機關，實際上并非慈善，只賄養一般流氓就是。即以北京一帶的救世軍來講，他們的成績是什麼？(養外國窮人而已)。「蕭氏更有一問題，就是一個正直的人，是否應接觸來源不道德的錢？這一點，可以在他「一鰥夫之家」(Widowers House)中看的最清楚……

房主Saturnus 把女兒嫁給一個世家Dr. French。但這位世家先生知道他的錢是賄養的房租，所以決計不使他新媳婦和他父親一樣，只用他自己賺來的一筆小款。不幸他以後發現，甚至他這筆小進款，也與他

丈夫的事業有關連，是為維持自己的利益起見，他得從他父親的計劃，他反對了。不過他岳父的計劃，不是為慈善，乃是為多利；而她的「不接觸賄養錢」，也不過只是說說罷了。

在這戲中，你們可以看出蕭伯納的憤慨，無理，把錢收起來，他却珍愛自己的女兒。有錢人壓迫沒有錢的人，也太甚了！

我中心裏覺得說不出來的悲哀，深夜裏我還在深深庭中徘徊。十七年的春光那是好花在盛開，好花開時早該就今日之盛開。到了這春光已盡，殘燭的現在，你繽紛的殘燭呵！我不忍去弄熄。

埋葬不了這沉重的悲哀之殘骸，但亦不忍看這落花再經風吹。於今灰色已染上了我身體內外，你落葉憔悴的花吧！我不再開。過去的美麗之花孕永遠不再開，明燭之春光呵！你不必再轉來。

忘記了的清明 徐霞村

由麻雀的吵聲和流鶯的婉歌，我知道晨

，在假山後面，我還可以看見一個用茅草搭成的亭子。柳樹的新條剛抽出來，有些早春的桃花已經盛開了。她們把這花園點綴得像一个十六七歲的女郎似的，連鳥兒們都戀戀不忍得飛開。這景緻在別處固然不足為奇，但在這一寸地皮一寸金的上海，却不能不說是難得的鄰居。

每早七點鐘要出去散步，今天當然不能例外。我們住的這條路差不多與江灣路同樣有趣。因為很少車馬，那柏油的地是乾乾淨淨，簡直沒有一點土。兩旁的樹木剛發芽，他們身上的綠苔却別有一種華麗。沿路都是建築得一點也不俗氣的住宅。有時你還可以看見兩棵開着白花的玉蘭，亭亭地立在人家院子裏。一切都是靜靜的，走路時你可以聽見你自己的腳步，即使偶然有個汽車路過，所發的聲響也非常好聽。

往東走去，那英國小坡前停下了腳步。我用手扶着那欄杆在白玉上的鐵欄，望着那寬子很大的長長的長方形建築出神。

這正是上學的時候。小孩們三五成羣地從旁道上走來，笑着，跳着，很尖銳地叫着。在他們中間，有的還帶着他們的腰帶，有的簡便小得不能比擬，也有戴着西瓜帽的男生，也有披着金髮的小姑娘，但他們臉上都帶着同樣的天真，同樣的頑皮。還有一個正在馬路角上逗留着：一會摸摸牆，一會看行人，似乎想找點新鮮的事。他們使我回到我的兒童時代。我想：那時不也是背着書包在路上走來走去嗎？在這個晨光，恐怕正在學堂裏捉弄或弄弄。現在雖有一部分朋友還說我有小孩氣，實際上，我已有了用心的苦惱了。啊，那些快樂的日子過得多么快啊！

回來的路上，我繞道走過一個墳地。在那裏有一片青青的麥田，我很喜歡。墳地是用磚砌成的，有的還露着腐朽的棺材。我停足在麥田上，感到無限淒涼和孤獨。但是，我仍舊喜歡牠。

同每天一樣，一吃過午飯，我就陷入一種可怕的狀態中。如果拿清晨比做天堂，那麼下午就是地獄。頭痛，腰酸，胸悶，統統向你下了猛攻，呼吸窒塞，欲睡不能，直使你發狂。使我不得不提腳向外跑去，如同一個受驚的小鳥。

在路上看見幾個人背着柳條，才知道今天正是清明！我這樣夢夢地一天一天地過着，連清明都忘記了！回想去年今日，安寧還活着，我們在地裏吃着完飯，一同到西山踏青，那是何等情況。在那時，誰又想到第一

之聲已把這光輝撒大地了。即使麻雀的吵聲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單就牠的清亮，和流鶯的婉歌，已足使人感到不厭。何況我從小就愛聽牠！流鶯是我聽得最熟的。前幾天在醫院裏，差不多每天裏牠們在叫，那時我以為是鶯在啼，牠們在叫，所以除了覺得好聽之外，並沒有注意。後來經過先生的指教，我才知道牠們是一種黑色的小鳥，一到春天就在柳子裏開始唱歌，名字叫着流鶯。牠的啼聲，丁我的好奇心，好奇心使我一心一意要尋這地方所沒有的鳥兒。但是，也許因為我們沒有達到這個小小的目的。

我的屋子雖不大，然而兩面都有窗子，不至終日不見日光，並且是在三層樓上，牆上還不會生滿青苔，像西門路房子一樣。牆裏的牆壁和窗簾的天花板，都能使我忘記夜色的煩悶和疲倦。於是每朝我一清早便爬了起來。

推開西面的窗子，一陣清涼的微風向我吹來，帶着一股田野的清芬。下面是一個私家花園，有平坦的草地和很多的樹木。草地中間有兩條小徑，交叉成十字形。這是一個瑞士式的樓房立在小徑的盡頭。在房子旁邊

二個清明的雪髮和星眼變成黃土，而我也不能再往北京，竟漂泊到上海呢？在這入堆人的上海，跳舞場中的離朋友不少，像安那樣的，我還沒找到一個。這也許是因為我的性情不好，但我還敢自信：我是熱情地期待着新的朋友。有時我把熱情用得太過，反使別人疑心我虛偽。當我在路上遇見一個比較天真的人或女人的時候，我總想：這個人該做我的朋友吧？我頻頻地用眼睛望着他們，但他們一點也不睬我。有幾次我隨着他們後面，所得的却是一個很凶的瞪眼。於是我們不得不分離了。茫茫人海，何處是家！啊，人類的隔膜啊！

不知什麼時候上了電車，買票人已在面前伸手了。「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答案才行。去看電影呢，眼又痛，不行。不行。如果是星期，還可以到北新去談談。但今天又不是星期，人家都是有事的人，那能像我這樣閒暇？春若和學昭先生不嫌我，我已覺得有點厭氣。還是不行。

「四川路口吧」。我急急地脫口而出。我知道到了四川路口還是無處可去，不過站街罷了。

誰都知道，在這個「十字街頭」上，祥